

蒲城禮書

西山文鈔



西山文鈔卷之六

真德秀撰

張伯行編

祝昌泰重刊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伏以月評甚下媿南州名士之稱露奏忽騰辱西清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豈爲當世之觀瞻凡其汲引人物之間要必深爲風俗之慮呂正獻則歐陽子首薦其賢

范太史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于以抑嵩浮之習庶幾得真實之材比年以來斯道交喪舉孝廉而奪貴戚之命嗟請謁之交馳見相君而掃舍人之門曾舛趨之莫恥其或

西山文鈔

卷六

一

留香室開雕

稍嚴於出處退然不急於知聞非以疎狂傲世而招尤則以詭激近名而獲訾人材圯陋士氣摧頽伊欲挽回流弊之源莫若深獎廉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圭璧則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自知其審所挾太迂早歲科名似未忘於祿仕平生志願端不在于輕肥顧嘗安窮達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閉門讀書史方加涵養之功低顏奉君侯肯事嚙喘之態縱舉世不知而何損惟鉅賢見遇以爲榮猥霑一字之褒奚翅千金之重茲蓋恭遇某官孤忠自許直道不回栢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黑荷蒙論思之益如炳丹青屬紆寸二組以爲州適奉尺一書而薦士不緣造請首及羈



單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復見魏獻子唯善所在顧我何堪
某敢不敬佩殊知誓堅素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桃李
之私然盡節所以酬恩尙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誦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遽列儒官恩大人微秩
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藝祖肇基聿興文治高皇
載造重煥舊規皆當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豈
育材造士姑崇藩飾之空文蓋扶世導民中有維持之深意
是以百司錯峙庶務全興獨惟學校之官不責簿書之事講
磨道誼若亡歲月可見之功植立綱常實爲風俗無窮之計

西山文鈔

卷六

二

初香室開雕

故凡列屬尤重掄材揆厥成規率束縉紳之清望取其卓行
閒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自知其審所
挾大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猶識往行前言之畧而檢
身律已未能亡媿於官庭琢句雕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
修名之不立初何榮望之敢萌矧方馳羽檄之書顧焉用毛
錐之子但期退屏侶江海之魚鰕敢意超升儀園林之鴻鶴
忽拜西垣之詔俾橫東序之經況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
第循故事預司翰墨之盟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俯慚
不穎預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懋建遠圖博收羣策謂學粗
豆不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藥石兼用膏粱蓋治

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整戎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
及微蹤亦塵清列某敢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敷古訓於春
誦夏弦之餘願殫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攷之外冀答殊私
聖筆自陳惓惓固究

除校書謝丞相書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州學士之班遽塵華選拜
恩寵甚拊已懼然竊以聖朝重英俊之儲册封萃圖書之富
匪獨養其資望蓋將克乃見聞使旁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清
庶潛省嘿觀磨礪器質之美願作人之有道殆與天而同功
故並莪既盛於一時而豐芑尙遺於數世大者光明魁壘足

西山文鈔

卷六

三

留香室閒錄

以翼邦家小焉靖重端良可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
育材之意眠以具文庀職其間指爲借選至有身居儒館心
別鶩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讎校鄙習相仍而弗悟清
涂沿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不有魁奇之彥孰堪采
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問
學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
偶黜班行坐靡屢稍警宗殷學亡補斯文博士秦官何禪未
議雖本爲貧而漫仕未嘗枉道以求伸胡然誤恩陟是清貫
念昔脫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挿架之藏
徒日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觀凌厯西崑閱河圖寶

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傳之秘刊訂譌謬咀
含英華庶幾因文字以觀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富
貴之張本昔揚雄之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
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耀方來此前
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成微志有賴洪私茲益恭
遇某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觝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
引衆髦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
囂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何某敢不淬磨新
功尋繹舊業丹鉛喜點勘可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緇磷尙
克守初終之節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西山文鈔

卷六

四

留香室開雕

賀諫議啓

恭審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俾聖學之緝熙拜疏
延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竊以國有直臣
淮南之謀自寢朝無姦黨河北之盜易平益邊虞雖警不足
憂而骨鯁乏人爲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興西夏之師謀議
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論事之官由其紀
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彊而四象服維今盛舉與昔匹休
恭惟某官道出羲皇學根洙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
倫策陳天人爲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絃比直玉鑑俾清冊府
察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期歲獨高譽謬之風志存家國而

不近名誠竭朝廷而亡遺慮屬方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闈之遺已無慚於長孺補袞職之闕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觀瞻增重方將紆長策以康國步矢良謏而沃帝心扶公道之脈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弗墜歛然衆望屬在我公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徼四郊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除音有諍臣七人端爲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倚新盛事之觀扑蹈之私數陳不足

回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玉陛名冠璇魁自慶元屢策大廷孰若今日四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選未聞同時三俊之登鯁論獲伸鶴行

西山文鈔

卷六

五

留香室開雕

相慶恭惟狀元簽判大著正學傳心本洙泗之舊妙齡發聞有楊晏之風適九重側席以思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亂安危之勢不常要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便嬖昵近之私易惑當預防于未兆之先惓惓殫憂國之思鑿鑿盡適時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之知袞爲舉首夫旣擅儒林之榮觀政須踵前輩之高風昔呂文穆之事熙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科名岌業旣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萬世伊誰儷美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涂之素定名標青史要觀盛烈於無窮某學本空疎識非超卓羣多士而試以藝選掄雖預於司存取一人焉拔

具尤裁擇端由於上意猥先枉駕辱貶長賤第深蘄望之情莫旣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璧水蜚英鳳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絕俗勁氣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飭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罄丹衷深陟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爲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醞自得告君之體衆共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豈惟儒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士

西山文鈔

卷六

六

留香室開雕

若韓魏公擢在於一人顧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勲名之有爛獨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賁長賤之貶念友直友諒旣素辱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回黃狀元啓

右科擢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臚名更聯於三傑維今獨步繁昔眇聞恭惟狀元察推大著負抱瓌奇見聞殫洽曩設玉帳擅胷中百萬之甲兵今對丹墀當筆下三千之禮樂歷數方今之急務有如素宦於清朝迺若大正朝綱廣開言路

蓋衆人之未及尤上聖之忌聞峻擢鼎科式符輿望矧鴈序
同登於千佛而鰲頭並出於九仙夫既爲儒者之至榮要必
蹈古人之大節昔趙康靖之盛德藹然一代之宗若陳忠肅
之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繇此選稱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
圖罔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
當宁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
駕之臨申賁長賡之貺第深榮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丕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爭臣之烈
今陞華奎閣取聯真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無朋人羨精忠

西山文鈔

卷六

七

留香室開雕

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材邪正之不同君子
志在憂時豈憚盡言而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以徼
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諛者未必獲福咎
徒塞于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于百世若昔可攷于
今益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顯于國柄罔知勝算
運籌策於幄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同然而附
和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祇緣富貴之念深皇卹生靈之禍慘
惟公遠慮爲上極陳雖懷魏徵之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
直紂守淮陽越旣漏師浸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
鯨殛羽山旋正朋姦之典凡曩出矢言之爭皆今蒙徽數之

加睠一佞而一忠果孰得而孰失載瞻恩綸之布咸訢公道
之亨恭惟某官秉姿松筠爲世著蔡立朝二紀幾盡闋於險
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濕衆方駒促公獨鳳鳴惟知盡獻
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謀之旣驗凜乎節概
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知勸某竦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
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于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閫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廬以儒紳
被遇之榮繇公袞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技獲玷周行職
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爭乃論事以不休意雖本於

西山文鈔

卷六

八

留香室閒照

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綰之亡它寵數相仍
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參內命出則揚蕩節而守
專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由平海改鎮洪都其地則三江
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于今
尤難吉水崆峒有未馴之獷俗富池溢浦有當阨之要衝茲
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徂於僥幸軍政弛於因
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他役百壘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侍
存督府之名未始修元戎之職盍疇耆哲稍畀事權訓卒治
兵若曹王臯之在唐室繕城修備若李相綱之在中興豈惟
固一道之扞防抑亦壯兩淮之聲援退循驚怯曷稱使令恭

惟某官論道廟堂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彞旣憚於有人慮
及四方內地亦嚴於置帥孰云妙簡猥及迂儒某敢不志慕
古人心存王室鳴鸞佩玉敢窮歌舞之娛運甓投耒益勵恭
儉之節侍從臺諫云以一書生際遇之榮皆衆君子扶持之
力恭惟某官蔚以名流儀于法從又當代宗工斯文
元氣立朝盡節曾靡憚於貴權爲國愛
人每務揜其疵疾致茲妙柬猶及迂儒

賀福建楊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鎮全閩躋延閣之華荷美名而增重作大
邦之翰論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而孚颺若恭惟某官超俗
而運以獨志古而飾以今積水成淵而蛟龍生代著徵譽之
烈景星應時而鳳凰出世高欽向之名蚤迪簡於象賢寔

西山文鈔

卷六

九

留香室閒雅

翔於鴛序晉參戎監出守輔藩哦水晶官之詩氣欲吞於若
曹諷鬱孤臺之句聲半落於崦峒侈中秘以通班付上游而
作屏嶺海初聞於拔薤省曹旋起於握蘭方將收湖海汗漫
之遊觀朝廷宏達之彥屬茲闕寄久矣印剌依山阻海之間
民生窶甚度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期當補罅且漏之餘政
藉息鯨補劓之手豈特稱關西之美第傳後世之清又將登
公權之朝以率天下之儉某修門言別短景如馳受廩新托
於履封承乏偶依於珂里雖巧燕鴻之相避幸風馬牛之匪
遙儻行李之往來尙迭爲於北道必維柔之共敬故敢問於
西曹傾向惟勤劄裁曷既

賀湖北游漕啓

伏審煥綸將漕疊組分符皂蓋乘邊久間宸旒之瞻皇華攬
轡肆兼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詞增寵恭惟某官識優致遠
才茂剴煩傳西洛之正宗學問遙承於先哲嗣南軒之鴻派
見聞後接於難兄粵題峴首之屏海剖邊頭之竹風生畫戟
天屹長城陳樽俎以折衝搃德裘而褫魄馳金城而上方畧
助多戎索之恢披銀臺而連奏書績茂藩方之剡亟膺異渥
趣駕輜車士知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而賦鸚
鵡未妨領畧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卽褰翔於軒陛某際
違丰度在再歲年繆膺外闈之雄實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
西山文鈔

卷六

十

留杏室開離

願希及晉之餘唇齒相依更切全虞之望其爲傾企曷旣編
摩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闈將依蕩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棠蔭之愛方涓辰
而祇命亟拜手以蜚牋恭惟某官鍾呂參蘇球琳比粹治聞
殫見窮探千古之傳傑筆瓌辭疊中兩科之選顧力推其所
學而自見於有行銅墨三年課登乎最弦歌千室民誦于今
不爲有力者所移但欲此心之無愧登學館高華之地人知
惟雅望是培當國家閒暇之時公獨以豫防爲意每賜清閑
之對輒陳正大之言竟辭卽宿之高去作使星之照曉行湘

水四牡駢駢雲霽衡山六條井井以清規而肅吏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南之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帥闡之方虛煩使華之兼領閱時甫爾報政藹然玉帳輪車雖並隆於委寄赤墀文石其所貴者精忠會膺當宁之思卽有揚綸之召某自知甚審已悉何禪方願適山林之安詎復堪方面之寄若爲稱職賴有依仁公爾忘私敢自覬刺史故人之念新惟求舊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祈仰方深敷陳罔既

回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邸莫重此邦得

西山文鈔

卷六

七

留香室開

淳熙台輔之聞孫來幸吾土教條未布民氣已蘇恭惟某官英英人品之奇奕奕家聲之美自忠宣之忠行乎蠻貊竄超前代之張蘇而文惠之文瑞於朝廷復見先朝之坡穎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踐敷聲實之都化盜賊而爲良民偉哉章貢之績有文武而知大體見於番禺之時雖暫離蠅棘之譏旋復畀菟符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公之論不磨頌聲旣洽於宣城褒詔進臨於建水顧地望繁雄之雖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符檄星馳昔幾甚春陵之嘆袴襦春禩今幸聞蜀郡之謠願推一念惻隱之仁散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峰峻峙與治績以俱高槐位深嚴踐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闡尙

冀望塵聞仁政而爲滕國之氓豈非所願率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于今依鄉良深敷陳罔旣

回朱撫屬啓

伏以分閫外之事權居慚錫命訪湖南之賓客茲幸得賢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伊洛絢言先正嘗鎮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之澤至今田里猶餘禮樂之風願後學之無庸豈前規之能繼竭來上暮幸有聞孫發考亭雲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嶽麓湘西之遺跡更共興懷

回知縣正啓

伏以陽浮葭瑄祛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藹萬家之和氣若

西山文鈔

卷六

十一

留香室開卷

時賢哲宜擁祺祥恭惟某官以慈惠之心行寬平之政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無重輪熙元日之晴三登可卜皆循良之所召信褒表之有期某幸與旄倪共洵德澤德尤未滌屬方杜泄柳之門衰病復加不獲造武城之室第深祈頌罔究敷陳

謝宋宰節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適爲南浦之遨遊顧方儕農野之畸人其敢謁令君之重客迺厯謙收涪柱異函以清文麗藻之瑰奇猥加獎飾雖修竹疎花之片落亦誤品題正虞臯垢之汗人願荷英豪之知我姑憑尺素敬布

寸忱

謝宋宰爲壽

暮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又逢初度方
劬勞之是感豈耆艾之敢期恭惟某官以武城單父之政聲
兼少陵謫仙之筆力睠茲朽質賁以名章爲詩其知道乎仰
鋪陳之甚偉學易無大過矣豈淺陋之能當銘激徒深誦言
罔既

賀知縣正日

伏以攸漢廷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一陶和氣惟
時茂宰宜介壽祺恭惟某官慈祥出於曾襟惠愛流於政術

西山文鈔

卷六

三

留香室開雕

桁楊不用曾無犴圜之淹花柳相望各安田里之樂屬履泰
交之吉亟膺晉接之榮貌是羈孤正茲循省震風夏屋式賴
解幪之安春酒公堂莫伸頌禱之慶

回生日賀啓

日逾采菊之三實維初度詩詠蓼莪之什晚矣永懷况方掩
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騎錫之盛禮君子之酒且多貺以高文
幼婦之詞絕妙顧惟衰陋難稱籠嘉年五十而知非况又逾
伯玉之歲壽萬千而無害願廻頌魯侯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輜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舒氣以偕來闕

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睹先聲一播歡頌相聞恭惟某官
豫章文梓之才夔樽龍勺之器見聞所接皆故家衮繡之親
傳道義相期有窮巷布韋之莫及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
之符華途咸擬於立登雅操獨安於平進青原彭蠡善政有
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雖豹隱每期於深處
然龍身寧可以久藏果膺北闕之制書來董南邦之使事方
將治氛剔蠹激濁揚清威聲山嶽之搖風采雲煙之爍冀州
父老雖共後於瞻帷溫氏第昆行迭司於鈞軸某辱知最久
聞命載欣所慚狂瞽之蹤自抵譴訶之域顧山林深屏豈無
仰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恩之一物

西山文鈔

卷六

古

留香室開雕

通宋宰啓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德宇載念論
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器識疏通丰神凝粹淵源
有自廣平之風烈未衰文獻相承元祐之家聲故在早登歸
第茂鬯芳猷寶鎮瑒圭無瑕可指黃鍾大呂隨叩輒鳴更迂
館殿之才來尹山川之縣百里而恢牛刃未展宏謨一武而
上烏臺定循近轍某猥慚迂繆方幸退藏徒與老農共負耒
爲氓之喜媿無宿學辱過門問字之勤傾鄉里深敷陳罔旣

答蔡宰啓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爲之眠古諸侯

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可乎恭惟某官詩禮得諸
家庭父子自爲師友關河既遠永嘉最號真傳乾淳以來文
懿見稱巨擘以所講串形爲設施不羞薄正之卑必求其當
不難蜀道之遠亦勇於行乃今父母之邦得吾慈惠之長晉
陽保障之政諒所究心武城絃歌之聲遂將盈耳敢曰嘗僚
之故而懷私庇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之化芝蘭憔悴亦
陶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濮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壁記茲遇後賢賁然來
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履行和平遡洙泗六經之
西山文鈔 卷六 五 留香室開雕
傳諒深家學歷岷峨萬里之險洞知物情乃以借箸植畫之
英來從對竹哦詩之逸遂令南浦之父老獲識東平之典刑
掃地焚香雖方甘於隱逸過門問字或稍奉於從容

通王憲啓

恭審祇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顯庾政旣嘗推光被之堯仁今
總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顧奉使之名官雖異而爲民之
司命實同時惟勝流迭任隆寄恭惟提刑司簿正學源於諸
老英辭妙於一時粵日布韋已深當世之慮甫登班刻卽求
外補之行蓋志非爲已而將以及人故任弗以利而勇於行
義昨從古括來按全閩汰斥貪殘噓喘彫槁褰裳徑去父老

惜其弗留持節復來溪山爲之改觀然生殺懸於掌握而戚
休係其笑顰何敬非刑式重呂侯之命得情勿喜願師曾子
之言暫爲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霖雨某竊思何取咎譴
自貽方爲泄柳之閉門適會孺文之按部雖工園深屏豈無
仰芘於萬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緹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庸族陰陽之定恭惟某
官允矣粹清之器藹然寬厚之風和氣所薰歌豐年於周頌
政條可紀課上考於唐銓順履復亨於膺晉接願惟朽質密
藉洪休屬方屆泄柳之門弗果望王喬之履

西山文鈔

卷六

六

留香室開聯

回南劍州黃知府啓

伏以仰鑄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劍水之符喜聞新命恭惟知
府監簿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篤誠根於生稟繇佐邑而
至於宰邑皆仁民而非以厲民故雖蛇豕之悍驕知以鸞鳳
爲美瑞孤壘一方張之讒猶中丞擊賊之時單騎蹈不測之
危若汾陽見虜之日衆方貽愕公獨從容孝悌之撻甲兵昔
聞其語忠信之行蠻貊今見其人繇牛刺而專城示九重之
降委倚官褒璽入侍凝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誼命千
里之駕終疇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啓

伏以七閩之衝舊爲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戾止有期歡
焉宵慶恭惟某官清姿玉峙令德蘭薰詩禮淵源自得鯉庭
之傳授文章衣鉢尙餘鳳閣之風流比游試於材猷已浸隆
於譽處惟時南浦實處上游民饑少豐况屬年饑之後俗浮
易動矧更鄰警之餘正賴撫摩俾臻綏靖會卽騰於善最當
亟上於清華某久困里居近叨祠稟以先翰林門牆之舊夙
荷殊知於新令尹政事之閒或陪餘論預深欣并未易究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東皇之
德澤和聲交播第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爲文章牧政
西山文鈔

卷六

七

留香室開雕

先愛養霑然膏雨之蘇枯令肅貪殘迅若雷霆之起蟄卽宣
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撫願協泰交亟歸鼎輔坐
使蒸菌之槁亦蒙吹律之春某適以扃門莫繇賀厦飲屠酥
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湔丹筆之汙一氣轉鈞盡復青瑣之舊嗟
敷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迂愚蚤緣際遇演綸載筆曾
微潤色之長予節分麾褻著循良之效頃繇次對往牧長沙
當嗣聖之作與先羣賢而收召入奉燕門之對曲借天顏願
殫鯁諤之忠少裨時政徒效草茅之言事媿非俊傑之識時

不知裁之亦已疎矣罪如韓愈蓋貶潮陽之八千仁若夷吾
僅奪駢邑之三百歸尋荒徑甘老故山身雖困於蕪黎心常
傾於葵藿俄墜濕鴉之字下臨羅雀之庭謂東朝講稱壽之
儀方深霈澤念北壠有投閑之跡亦與原情旣還奎閣之班
更賦珍臺之秩顧茲冒寵疇實主盟茲蓋後闕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啓

伏以投閒居里旣幸爲氓起廢作州又叨受察以三十載朋
遊之舊奉四千石條教之新有志可行爲民而喜恭惟某官
洪毅開濟磊落光明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諸近世
則希文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戡難智畧縱橫

西山文鈔

卷六

六

留香室閑雕

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二之直方兼大有
上九之信順故翦羣盜於披猖之日易若草菅而安遺民於
震擾之餘措之衽席途載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顧九重
方切於思賢豈一道可私於斂惠子房決勝千里行攄帷帳
之籌召虎式辟四方卽賡江漢之雅某久茲專壑復此承流
故武重尋還踏磨驢之迹舊封不改恍疑遼鶴之歸昔慚已
試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覩孺文之在冀部敢自託於故人
次公之守穎川當勉師於循吏勤拳之悃敷敘奚遯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隰之光懷綬起家吏受漢條之察所

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系傳巖瀨之芳氣稟淮山之勁
搗辭甚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不阿有孝肅名臣之節
操頃者擢司於麟邸人皆擬卜於烏臺庶幾嗣前哲之直聲
且將爲公道之元氣屬閩部方罹於倣擾而天朝深軫於顧
憂越由廣信之麾就付全閩之節威聲搖嶽見登車攬轡之
初汙吏望風至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猶三邊經
畧之事宜燭照龜卜一世人材之題品鏡別衡平行聽綸音
卽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聯鴈塔矧同父母之邦恩錫茲符更鄰兄弟之國所遭幸

西山文鈔

卷六

九

留香室開雕

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松勁玉剛淵淳山峙源流甚遠夙分
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匪但著文章之錄更兼
長政事之科繇漢奉常貳周太府倘少留於鵷序已徑上於
雞翹惟幼學壯行之心本於及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
人若時漳濱夙稱道院民醇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
浸改承平之觀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以
來頓收奠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爲公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頽水有師夙稱名士所遭幸矣何
喜如之某曩自乘輅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愛之訓曾徵漢

吏牧養之材二千石之分憂昔已慚於理效十六年而申命
今復被於恩光當民生憔悴之餘與郡計殫殘之後刃恢恢
而餘地猶費支吾技斷斷以亡他若何經理倘非賴僚友見
聞之益未易副聖明使過之求伏惟某官直諒之資通明之
識必有講畫以助設施社稷人民正欲觀於爲學文章政事
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劍樂語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劍水適逢二千石之
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羅羞水館極旣
醉旣飽之歡諭意伶工陳善頌善禱之語顧惟不敏豈所克

西山文鈔

卷六

手

留香室開雕

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錫之旌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輟西清近臣之
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精明鼓角歡亮
恭惟某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閣接河汾夫子之傳未殊源派
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蚤以材大夫而爲真御史臯生
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路恩被璽書之
一札澤流寶婺之萬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
行儉名曰知人亦旣兼擅其能謂當亟付以政三山非他鎮
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痾瘵觀臨遣光華之特盛

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綬章式重韓侯之錫精金古器庸
賁奇章之賢佇頌一日之寬條立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
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懼之師久稽整飭狐兔雖空於狡穴
鯨鯢時掉於驚波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澄清一道
皆猶枕席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帷幄中之畫某頽然暮景
乘此舊邦屬政苛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更稱其職民
安其業自媿未能實告於府情信於州方將有待仰帥牙之
椒建與兒齒以均歡公其肯效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
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後望良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啓

西山文鈔

卷六

三

留香室開雕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爲宰相用尊傳道之功政事
本實在中書允賴佐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靖夷蓋聞國之
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
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眠昔匹休恭惟某官河嶽
英姿泗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始已兆半千遇合之期六
鼇負圓嶠之山屹驚濤而不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
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臺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弗
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以墊之餘有天地重開之象
坐黼辰而親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而覆姓名維予舊學夜
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之麻信宿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

幾如慶厯之頌詩別蠹濯汗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天
爲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冰閭閻知蘇醒之期朝野起升平
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所優爲行政若管晏之卑孟
子豈其或比盡抒碩畫不蔚巖瞻某濫竊州符久陶化洽方
登崇於百揆首超擢於十連但訴公道之伸敢矜私已之遇
雖莫陪東閣奇士少裨康濟之謀當敬率南方諸侯恪奉作
新之詔拳拳甚篤縷縷奚禱

除福帥謝丞相啓

公道天開適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乏於元戎責重負
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泓穎小材兩朝三紀之遭逢

西山文鈔

卷六

三

留番室開離

久塵華近一節四麾之敷厯滄試劇煩秋毫未報於上恩霜
鬢已催於暮景重臨作屏甫幸及期都計殫於囊括席卷之
餘若爲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之後曲費拘循頃蒙祠牒
之歲頌粗給宗藩之月稟遂力縑於苛斂期少裕於罷阡雖
生意之浸還曾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霆
奮地之鳴羣枉杜衆正開內旣新於黜陟長官平太守好外
亦妙於選掄迺於斯時有此殊渥青衫幕府猶憶舊遊白面
書生安知戎事顧屬部劊夷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繇政
苟安和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游釜之魚雖幸勝之
所傷多矣非疚疾已瘳之可賀而根元尚億之宜憂身爲列

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職雖當勉力恐難勝茲益恭遇
某官以厚重鎮國家以公忠安社稷力裨一聖英明之斷盡
洗昔年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奚慚於古裴韋相而無
債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之澤而某以鄉閭
爲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志苟行詎有禁闈淮陽之間遣風
可仰願惟潁川渤海之師儼然丹衷如此白日

回楊知軍啓

伏以博采風誥喜有循良之守詢求名閥知爲忠義之門悠
然長懷肅若興敬慨念爰運中微之際歛有裔義南牧之師
奉賊稱臣者有之殺身成仁者寡矣緬懷風烈疇若忠襄正

西山文鈔

卷六

三

留香室開

女不嫁二夫若王蠋全齊之節狂賊當磔萬段有段公擊泚
之心視身同一羽之輕使國增九鼎之重曩備秣陵之使嘗
謁睢陽之祠百世聞風莫不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恭惟
某官學本傳家政先澤物祥雲甘雨藹然氣象之可親烈日
秋霜凜若聲猷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非此祖安得此孫
辱顧郵亭獲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何待於柳州甄逢得書
期望但同於韓子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社汎蓮制幙迺依衮繡之鄉漸收閒
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疏且黷命薄而窮半生甘

夔屈之微一第際龍飛之盛念聖門之仕期於行義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憚捐身以驅猛獸迨官嚴邑罔辭斂怨以抑姦民然而患生於計慮之疎禍產於語言之易故賦籍之定雖以惠窮氓而有力者則尤其非便郡政之裨志於報公上而當事者則嫉其多言退循顛陪之由來孰匪蠢冥之自取不戮幸矣求免得乎仰賴清明之朝務崇寬大之論雖朱旛皂蓋靡容假守之行而丹止赤城屢續真祠之奉方媿安於寓里遽斂命於公朝石處士望著一時起從節度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參謀顧某何人乃稱茲選茲蓋恭遇某官一德以輔聖明本心而運造化

後闕

西山文鈔

卷六

三

留香室開雕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遽陞元士之班不自意於退閑尙微榮於採錄恩惟天造感極涕零某忝紹熙大學之諸生溷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徒勞於州縣顧何有於智能妄學絃歌丁時彫瘵以官民之交病將草弊端若穀祿之不平孰爲仁政新版籍於片紙不存之後復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耗於一身怨謗已騰於衆口逮小綴觚稜之蹟而洊分江海之麾除目雖頻駭機俱發青油談笑暫容覓句於杜陵烏府紀綱又俾掛冠於神武歸迹空谷細數流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漉酒歎乃和漁翁之唱屢屢聽桑婦

西山文鈔卷之七

張伯行編次 祝昌泰重刊

泉州科舉論士文

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尙茲當代遂及見秋闈之盛舉願念

此邦英材輩出爲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間有以場屋喧囂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

西山文鈔

卷七

留香室開雕

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爲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天驟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修身之至要學者平時間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鬪所恃者勇力據屋所恃者心思戰雖尙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懼況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應況於喧譁噉譟奔走頓臆之餘精神氣血交擾于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尙憶某少時屢更較藝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

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試席他人之曾喘膚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坐凝神運筆諦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疎猶能連取科目其效往往由此今願七邑之士父兄交朋友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先以喧呼躁擾爲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爲法而士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尙慮其間或不相察輒煽浮言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諄諭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

西山文鈔

卷七

二

留香室開雅

溪先生周元公生於舂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者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於茲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牆承警歎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它郡國

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有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爲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爲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綜世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已治人之方至於文章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旣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詠咏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旣

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尙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句當課之口則於所習之書摘爲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句則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脉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異時吳髻接武追迹於前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疎濫塵師帥之任新美士習益其責也輒不自揆敢

逆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潭州諭同官各目

某猥以庸虛謬當閭寄朝夕悚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叶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於左右蓋聞爲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靡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

西山文鈔

卷七

四

留春室開雕

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賙濟鄉閭爲衆所推者請采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

其詳見於荀文

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

爲主昔密學陳公襄爲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

於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

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已以廉

凡名士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爲大惡不廉之

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以此爲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有一毫之

慘刻非仁也有一毫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之忿疾亦非仁也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

也望賢猶且日仄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

今之也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

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大命聽訟不審虛聽之不

審則實者反虛虛者淹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固圜之

反實矣其可苟哉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

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之體膚即已之體膚又何忍

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況濫追呼一夫被

天糾罪豈官吏遲怠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招引告訐告訐乃敗

皇擾有特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汎濫乎

原有犯者自當痛懲何可勾引官司有受人實封亂化之

狀與出榜召人吉首陰私罪犯指係非法不可為也重疊催

稅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檢而不輸此

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也今之州縣蓋

西山文鈔 卷七

五

留查室開

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追至官呈鈔乃免
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
賣子往往有之有罰取財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
仁心者豈忍為此利罰取財當妄取今縣道有行科罰之政
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
之深害也不可幸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
士兵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
捕盜皆不可差出低價買物是也
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數買視市直率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
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某之區區
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埃丁寧而素知自勉
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力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
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為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
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埃終日毋狃於因循之習毋率於利

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榷焉必期於去民之孽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施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眾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有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蒙賜而某也亦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倘其亮之幸甚

西山文鈔

卷七

六

留香室開雕

潭州諭俗文

太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首爲爾民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於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爲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爲先蓋人之爲人異乎禽獸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爲人子者雖竭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

疾而救療弗力親沒而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
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天倫古人謂之手足言
其本同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故而致爭錐刀小利
而興訟長不卹幼卑或陵尊同氣之親何忍爲此潭湘
舊俗素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
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縣自今民
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者采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
優加旌賞以爲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於禮法之人爲
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誨諭令
其悔改昔後漢陳元爲母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

其人倫大義遂爲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
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訟
同居如初況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
若上違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
之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終身不齒雖
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母忍

一古人於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服屬雖遠本同祖宗血
脉相通豈容間隔至於鄰里鄉黨雖比宗族爲疎然其
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情義所關亦
爲甚重今人於此二者往往示以爲輕小有忿爭輒相

陵犯詞懇一起便爲敵讎有一干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累世同居聚族至七百餘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稱爲義門近者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請司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爲美談江湖之間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爲義舉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鄰里之歡時節往來恩義浹洽小小乖忤務相涵容不必輕啓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協親族調濟里閭爲衆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不體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爾民其勉之毋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爲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爲百姓者亦不當以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爲心不啻饑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除其十害何謂四事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愁嘆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及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實

封訐人私過言而有理卽當詳酌以次施行爾民亦宜

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法之事勿妄作如豪強兇橫吞謀貧弱姦

狡詐僞欺騙良善教唆詞訟計屬公事聚眾鬪毆開坊賭博居停盜賊屠宰耕牛沽賣私酒與販禁物如此之類皆係無理之訟勿妄為如事不干已輒公行告訐摺裝詞類夾帶虛實如此者皆

是非無或目前所爲未免害義若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

如湯沃雪舊迹都消人誰無過改之爲貴周處三害終

爲名賢父老其以此意爲鄉閭子弟反復解說必若教

之不悛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不可得

爾民其幸聽之毋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之於子弟爲

西山文鈔

卷七

九

留香室開雕

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爲太守者亦只欲爾民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以誠心實意諄諄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俗說爲衆開陳使之通曉庶幾人人循理家家畏法田里無追呼之跡公庭無鞭扑之聲民情熙然化爲樂衆豈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

勸立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爲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歲出貸其爲慮悉矣又念社倉資穀止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復請于

成式何以義廩爲哉爲是說者是以薄待吾民也十二邑之
廣豈無好義樂善之君子且兩歲勸分亦有欣然出粟爲數
頗多如長沙之賈能袁簡湘陰之鄧居中毛以大攸邑之武
當世瀏陽之龍世永李天覺羅延圭安化之劉孝錫陳洪範
李嶠張奉世湘鄉之馮楷醴陵之曹應龍周霖丁大謙湘潭
之羅邦臣楊仁老向堯俞者州郡或借補官資或特立坊名
或量與免役以旌異之矣又安知無聞風欣慕者必苦諭之
而不從則勸糶舊例蓋有不得而廢者特不若人自爲之則
義風興行羣情感悅其氣象爲不同爾譬之役法然爲義役
則有輯睦之風行差役則有爭競之訟義廩猶義役也勸分
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爲明白爾民其詳之

西山文鈔

卷七

十一

留齋室開雕

諭賊文爲招司作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生當愛此身微罪薄刑尙不可
犯何況甘心爲叛爲亂天之愛民如愛子然汝乃殺之豈不
逆天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莫恃汝強敢與天鬪白頭之賊自
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鋤只觀近年潮海羅李自謂英雄
人莫與比橫行數縣十萬其徒一朝被擒如戮犬猪妻兒并
命財產掃地不知區區成得何事汝曹看此賊豈可爲何如
及早悔罪來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黃榜赦汝之罪但
能改過盡洗舊愆父母可保妻孥可全而況朝廷務守恩信

資賞格斷不汝吝既免刑禍又得顯榮何苦執迷不自求
生昔年戚方官至大尉見今下整亦作遙刺江西都鈐友睦
姓胡連年進擢恩獎特殊若此數人初亦失脚一旦翻然盡
改前錯名稱義士身被異恩富貴光華福及子孫汝欲效之
其力甚易殺賊來降便是知義作賊爲逆殺賊爲忠反掌之
間禍福不同不能殺賊但只歸順恩賞亦加豈不安穩白水
之馮黃龍之丁纔能回心便得龍名錦袍金環見者欣慕何
以得之改過之故聖恩如天何負汝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
汝曹本心亦識利害故今諄諄汝訓汝誨王師旣集天討將
行莫恃汝力敢當雷霆吞爾父老爲我開諭迺汝死門入此

西山文鈔

卷七

七

留香室開闢

生路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浦城諭保甲文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今人少知此義鄰里相視往往
皆如路人近因官司舉行保甲某甚以爲喜蓋不惟可備不
虞之患亦欲因此與里社相親漸還古意以諸隅區處未定
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返生疑惑者恐
其別有差使故也某嘗聞令君與丞公之議矣大抵保甲之
行止是隄防小竊與遺漏而已一家有盜不能自獲也鄰里
畢至則其獲必矣一家有火不能自滅也鄰里畢至則其滅

敢毀傷

一毛髮一皮膚皆是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何況輕犯刑憲自害其身也

此二者爾民所

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爲本路之帥其視八州皆如鄉黨

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爲爾懲之豪強侵暴者

當爲爾戢之盜賊剽竊爲汝之害當爲爾除之爾旣安其生

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

賢宜爲開說使之通曉宜爲勸勉使之興起自今以往家家

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爲鄒魯之鄉非惟當職所望於

爾民是亦朝廷所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福州勸農文

仲春望日太守出郊勸農延見父老而告之曰福之爲州土

西山文鈔

卷七

五

留香室開雕

狹人稠

稠密也

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且有秋其實

甚薄不如一穫凡爲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曠惰復何望勤

於耕畝上熟如酥勤於耘耔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

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勤而不懈是爲良農良農雖苦可養父

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爲功到此方知爲農而惰不免

饑餓一時嬉遊終歲之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若其言農則

有四事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閑四者有一

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卽是游手游手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勤

力家道豐殖更能爲人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

之餘勤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不善之人是爲逆天天

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間熟知田事深念爾農年苦不易
力圖多端恤汝使安凡今所言盡見肺肝咨汝父老爲我開
諭輿民善心還俗淳古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泉州勸農文

仲春勸農耕郡國有常制越從近世來往往具文視前驅擁
旌旄後隊繁鼓吹官民情不卒感動何由致勸諭雖有文古
語雜奇字田夫莫能讀況乃識其意我來分州符德薄徒自
愧惟存愛物心端可質上帝苛堯必蠲除彊梗必鋤治常憂
堯舜仁一夫或不被今當東作初豈曰修故事父老爾來前
聽我傾肺腑嗟哉瀕海邦半是墻塙地三時勞耕耘收穫尙

西山文鈔

卷七

三

百香室開雕

無幾四體或不耕將何活老稚頻年旱且潦生理殊匪易去
秋幸中熟我喜幾不寐乃者鶩蠶前甘澤屢滂沛霆聲應期
發人謂豐稔瑞爾宜乘此時汲汲操耒耜五穀隨其宜勿惜
多種時陂塘謹修築預作灌溉備先民嘗有言惟勤則不匱
必須竭人力乃可盡地利旋看翠浪翻忽作黃雲委家家飽
香梗在在拾滯穗雞豚享親賓酒醴供祭祀此時三農家快
樂誰與比功效在目前筋力非徒費父老記我言歸語爾子
弟及爾鄉黨間各各修禮義事親與敬長必也孝且悌恩愛
篤宗族歡好洽鄰里全此乃爲人否則犬豕類第一勿好飲
好飲多招累顛冥觸罪罟大半緣酣醉一則勿好博好博爲

身患但觀盜竊徒多起擄捕戲三則勿好鬪遜順人所冀忘
身及其親每每因忿恚何如忍須臾事過心如冰四則勿好
訟終凶聖所戒小則糜費財大則遭繯繫何如退跬步終身
免顛踵我昔初下車諄諄嘗揭示今復重丁寧爾民宜切記
諭農因諭俗予心真篤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

勸農文

嘉定己卯二月之望郡守真某以勸農至東郊召父老而告
之曰嗟我農人既艱且勸衝寒曉耕觸熱晝耘我生田間習
知稼穡身居畫堂心在阡陌十日不雨則憂旱乾五日之雨
又慮水患朝夕惶惶眉顰弗舒一夫傷嗟如痛在膚幸天憫

西山文鈔

卷七

三

留香室開臨

民歲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麥有菽有粢斯粒斗惟百錢民食
既飽我顏乃歡晴不可常天不可恃必殫人為以迓厥施爾
耒爾耜必舉以時爾陂爾渠必勤以治惟根是培惟莠是拔
毋惰毋偷毋滅毋裂爰有二事為農之殃強暴侵陵姦欺奪
攘我旣戒之俾無爾苦爾其安居服爾田畝亦有四事為農
之寇曰飲曰博曰訟曰鬪我嘗諄諄戒爾勿為宜置坐右永
為爾規善不可違惡不可長天理昭然其應如響我愛泉人
人亦愛予今將去矣有懷畢攄父老來前勸汝杯酒予禮雖
微而情則厚歸語子弟毋忘予言來歲相望邈乎山川

隆興勸民文

于溝于洫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惰農雖逸荒其田疇孰飽孰

饑孰失孰得我勸爾民寧苦毋逸右勸福生於儉禍生於奢

影響相隨毫釐弗差惟樸惟素富足之具惟侈惟僭困窮之

漸廣用多求心勞且憂寡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失之其亦

鮮矣我勸爾民寧儉毋侈右勸父慈子孝和氣滿堂雍雍愉

愉為家之祥子悖其親父虐其子傷恩敗教皆由茲始有媼

曰陳百歲康強若兒若女鶴髮成行間其所致曰慈曰孝夫

豈偶然天道之報陳氏長沙縣明道鄉人今年百有二歲二男一女皆近八十緣其母慈子孝所以天

賜之高壽我勸爾民是則是右勸貧富相資今古同之富而無

貧誰耕誰耘貧而無富誰依誰怙田連阡陌禾滿囷倉宜念

西山文鈔 卷七 留香室開

細民朝無夕糧厚積深藏乘時邀價眾怨是叢天豈汝赦厚

德長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萬金弗如為富不仁鬼神所職

累世之儲蕩於一旦我勸爾民宜以為鑒右勸天地之性最

貴者人況為父子所主者恩骨肉相殘世之大惡云何間閻

有子不育貧而為之已謂至愚富亦效尤情尤可誅人之有

生衣食素定何必過憂乃絕其命子多而賢家道愈隆若其

不肖一子覆宗虎狼雖暴弗食厥子人為物靈胡忍為此戒

賊天性泯絕民彝咨汝邦人其戒于茲右勸健訟求勝鮮不

招敗帶刀自防適以生害我嘗諄諄爾若不聞由我德薄敢

咎爾民歲終而儻所以逐癘未聞成羣爭耀凶器凡曰有神

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
入孝出悌上和和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足
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多失事莫
喜賭博好賭壞人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
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出事端既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
穩無諸災難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
父母能此二者卽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
母雖亡保守遺體勤修祭祀亦與孝養一同孝經此章凡二
十一字今鏤小本煩爾父老散與鄉民勸其朝夕誦念字字
奉行如此則在鄉爲良民在家爲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
天刑比之游惰廢業自取饑寒放蕩不謹自招危辱者相去
遠矣爾民旣喜太守之復來則當信從太守之教令其敬聽
之母忽

西山文鈔

卷七

毛

留香室開雕

西山文鈔卷之八

真德秀撰

張伯行編次

祝昌泰重刊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愚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襄回岐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于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于僕邪意

西山文鈔

卷八

一

留香室開雕

者于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于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于彼而致精于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君子之教尤以是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馮里來歸始以弟子禮見于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

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

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

數年子朱子于潭溪之上留止四旬問辯彌篤蓋公于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爲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于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游舉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官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嵯縣簽書慶元府節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叅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親有道明于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俯就一尉人

西山文鈔

卷八

二

留香室開雕

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處便養爲喜雖堯楚塵埃間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爲侂胄屈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廬有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旣作縣鮮不爲職事官公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大府矣不求爲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俗子譏至其泄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爲尉時常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行

有疆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盍益諸公蠶蹙曰陷人大僇而以微賞安乎至獲造爲券者應格富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斂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剗適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賑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縉紳邑人以爲實錄及參議閩中有以利唆守帥而更鬻鹽舊法老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至東蓼從故中書舍人

西山文鈔

卷八

三

留香室開雕

陳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就業爲本公佩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卽溪東爲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間及浮屠老子稗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爲亭扁以清心風日恬暢輒挾冊相祥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梁不勝旣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于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爲文曰溪齋類稿若干卷夫人汪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夔漕貢士早世某某今某官

某業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孫三人某某女二人公篤厚
廉直自其所性與德章同遊師門既先後取科則以世業盡
遜二季之未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
時袁州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弗
以自留族姻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能舉者助
其賞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謂俛焉孳孳斃而
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簸弄
筆舌間弗身踐也公初爲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爲學以
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于多立說公爲懼然自是不敢輕論
著終其身嗚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

西山文鈔

卷八

四

留香室開雕

之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
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予始爲之銘銘曰

維古之學

必貴躬履

世習浸訛

廼事口耳

辨河說鈴

紛焉四起

回眊其人

則或可恥

猗歟滕公

克佩師指

不諱於言

而勉諸已

我銘其藏

以詔學子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成性行
以成已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致哉修乎內所
以應乎外也裕諸已所以推於人也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

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其本之同欲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公者其庶幾用力于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金陵徙建爲浦城人曾大考夢禹卽余所傳草堂翁也大考孝廉考宋興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孤力學以辭藝四舉于鄉中紹興元年進士第主光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處州慶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于家公生紹興之季而長于乾道淳熙之間方是時子朱子倡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公數往從之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李公號澹軒子朱子之友也公之學淵源蓋

西山文鈔

卷八

五

留香室開雕

如此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于制行則以孝友忠信爲本根潔廉勁挺爲質幹親早歿恨養之弗逮也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捐所有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從鄉先生徐君翔學徐喜公開敏欲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公深知其忍負之邪仕雖久家亡旬日儲歲莫貧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時僞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者顧謂公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于建公其所取士也及爲僚昭

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唯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鈎致公
公弗屑陳語人曰張叔澄太強項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尤公
及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爲心歲大饑郡
屬公行賑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活安福有廣陂溉田數
萬頃中廢壞豪右私其利公請于郡而復焉扶杖躡履往來
泥潦中居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峒蠻竊發燬永新蹂龍泉
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調知有備引去俄傳寇
且至同僚有懷印欲遁者公曰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搖足
亂先作矣有輿秉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公
行抵永新旣至見餓民纍纍請加賑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租

西山文鈔

卷八

六

留香室開雕

公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諗于州于提點刑獄得勿督漕
司歲糴諸郡公謂兵事未息白使者請罷之民通酒息錢以
數十萬械繫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官見聽公之爲人懇
惻明辨故志常伸于上而惠得及于下使推而大之其澤物
可稱數乎汀有疑獄屢改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
舍所徵服徒行訪用其囚負冤狀至獄破械將釋
之吏爭持不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鞠官懼得失入罰則以希
賞誅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未幾真殺人者獲
于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後臨川有獄久不決前鞠者旣
得其情凶默甚使者臨問則窒耳以紙陽若不聞者數問則

指其耳使者疑且怒以覆訊諉公移書郡幙俾諭意苟活囚
將薦之公平心淑問以如前鞫報囚竟伏其辜公之治獄于
宜生者生之雖官吏交怵弗爲動也宜死者實之死雖臨之
以部刺史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之
平其肯執法以徇人阿意以貿寵乎晚宰慶元甫至而目眚
作然兩造在庭猶譁之至前兒女語之人人得吐情實東束
手不能銖髮欺去之日送者至泣車下嗚呼眚公之行與政
若此其不自學出歟然則世之以知行爲異路理事爲殊方
者其又可信歟惜也蓄之多而用之弗遐故其事業僅爾然
嘗考聖門之學以反諸身爲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
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其位
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況于公平由是言之公
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芸堅皆世其學女嫁進士
余雅仁孫三人公之沒實嘉定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
十二月葬于縣北十里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二十
有一年蒙知獎辱開教極不淺猶記公未病時飲酣激烈或
歌草堂翁巖隱之詞以自侑聞者爲踈踴起立蓋一世豪士
也退考其平生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斂而歸之法度中不歎卑不憂貧中心

耿耿常在民若有爲卒莫伸吁可悲託斯文

祭文

祭譙大卿文

嗚呼維乾之元實始萬物化育流行終始惟一存而在人則謂之仁心發之於政則謂之仁術上而有國有家所以維天命於延洪下而有民有社所以遂羣生於寧密未有不由此焉出者何歟譙公世之德人溫溫其容則惠風愛日抑抑其儀則威鳳祥麟作牧于江民瘼以蘇按刑于浙縲囚以虛歲行在亥旱魃爲孽大江之東苗患尤烈維我與公並將斯指戮力一心拯民於死公尤切切終食靡遑拯之溝壑責之康莊聿來吾閩亦師是道餒饑羸羸醒腸滋以養爲娛膺仕

西山文鈔

卷八

八

紹香室開雕

所同獨安澹泊殺盡靡豐燕游相夸薄俗所向獨劬其躬不少怠放持牒在廷紛綸旁午康色使前若語兒女公之庇民如視其身民之安公如怙其親疾既瀕危猶勉自力朝牘方披暮簣已易仁哉譙公死不忘民世非無人誰有是心爲政一年未究設施闡人思公則無窮期嗚呼哀哉昔公之來吊我倚廬今我來思哭公喪車酬此一觴千古之訣悠悠寒雲相我愁絕嗚呼哀哉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惟公英邁之姿疑乎其山立潔白之操漂乎其淵澄發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藹然愷弟之稱奈何進不

獲踐清華之臚仕退不獲享耆艾之修齡豈福善禍淫之訓
有時而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呼哀哉某
之與君情深義厚而追奠之行不得以執其緇臨穴之際不
得以撫其匱此所以慊焉于中而不勝自咎也雨露旣濡愴
然懷舊何以薦誠唯此卮酒雖欲見君掀然捧腹一笑舉白
而不可復得徒想像其平生有哀涕其如溜嗚呼哀哉

祭果州李郎中文

維年月朔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果州使君兵
部李君貫之之靈嗚呼哀哉仲冬辛卯晨興徬徨覺中情之
弗怡若冰炭之堆腸粵有趙子之書來從九江發而視之則

西山文鈔

卷八

九

留香室開雕

吾貫之使君之訃也輟予食而驚嗟沾予襟而淋浪胡斯世
之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資清明純粹君之
學問深潛篤至氣夷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而
泊然亡近名之累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
我或君違君弗以爲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爲恩君舟西旋我
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豗風鐸震撼偉勁論之
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邪
正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欲然念窮
格之未精舉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志之剛進德
之勇俛焉孳孳而弗自己者直欲古人之與鄰嗚呼哀哉以

君之忠誠鯁亮使見用于時而居正君澤物之地則上將有補于主德下將有功於生人借或不用猶當著書立言闡幽揚遂遠以迓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緒業尙有尤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乎徒齋志而沈淪嗚呼哀哉薰猶不並柄鑿難入豈今獨然繇古一律當衆口斷斷之餘其與君者甚寡而予獨以爲可恃者緊蒼旻與白日又孰知天理之靡常亦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澹乎無欲君性實然至君食太微而學太普則某嘗以爲言乃者齷背之遊深衣大帶形臞而神秀超然山澤之仙而其飲不濡唇飯不盈掬意者咀道德之華悅義理之豢復何慕乎兩羶慘別幾時凶問尋至豈他疾之爲祟乎將以斯而損年君於死生幽明之故妖壽不貳之理講之素矣獨齋咨而弗置者爲清時而惓惓嗚呼哀哉君今已矣某之罷駑亡復警策之望矣唯夫平生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寧教我者敢不佩服而周旋西望隆山眇在天末欲拊榭一哀而不可得空實涕其如泉嗚呼哀哉尙饗

祭詹大卿文

嗚呼夫乎予公以卓異之材而位不究其用賦公以醇明之德而生不假之年方疆場多虞宵旰太息之日而奪此老成之彥經濟之賢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有志之士

所以盡然而傷痛拊膺而問天蓋公之爲人得諸天者既異而充之以學又深造其淵源自羣經百氏閱深奧行之旨靡不心融而神會下至陰陽卜筮幽微幻眇往往探蹟而忘筌惟其所造者高明自養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爲泰屏居林泉不以爲辱更榮悴而無二色禍福不爲之遷改迨公道開明善類登進乃復分太守之符持王人之節識者知公之將用莫不訖然而相賀奈何人事之乖兮驛騎朝馳訃音奠傳豈民之無祿不獲被公之澤乎抑厭世之溷濁寧輕舉而高騫公於幽冥之故死生之說旣灼然昭融而洞徹宜其臨絕之音琅然不亂啓手足而全嗟吾鄉邦人物之盛蓋自

西山文鈔

卷八

十一

留香室開牋

昔而蟬聯比年以來諸老淪謝惟公僅存若靈光之巋然後生小子尙得窺儀型而興起奉教訓而周旋若某之不才顧何足以語上而公獨以爲可教每更以流連憶初筮之別公欲臨分之贈言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不偏蓋拳拳服膺不敢失墜者五年于此若几杖而韋弦謂公年未衰尙克拜於堂埏冀鄙吝之獲鋤甚沈疴之待痊孰謂公奄然而逝乎曾不及乎華顛想音容其若存冀親炙而無緣悼前志之不修涕泣下而淪漣繼自今其何如惟砥礪而稱堅誓名節之不淪以報公於九原

西山文鈔卷之八終

真文忠公文集馬端臨通考作五十六卷今板藏吾邑真公
祠中者凡五十五卷乃明萬厯中所刊較之宋刻僅少一卷
知所闕佚者亦僅矣世之讀公集者每疑公以道統自任而
所作詩文往往推揚二氏殊不可解然大儒如昌黎而集中
亦有羅池廟碑及與大顛諸書此固不足爲賢者病而正不
必爲賢者諱耳此本爲儀封張清恪公所選刻于鼇峯書院
者簡擇精粹殆不與人以遺議斯固學者所當家置一帙者
也因屬東巖重刊焉嘉慶辛未同邑後學祖之望題後

西山文鈔

後序

留香山開雕

